

古
今
法
制

續文獻通考卷之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

皇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八月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
有司以爲言 上曰此天災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
力令防護舊堤勿重困吾民 二十四年六月河決原
武入淮 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陽武 三十年八月河
決開封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
出衛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運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此策亦是 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候民力稍甦行之 九年三月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困敝至是河決日甚 上聞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但循故道則水勢可殺繪圖以進遂發河南民丁十萬 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 命宋禮兼董之 十年夏四月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 命臣相度

措置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
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水傷衝塌不免屢勞
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
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
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
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
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
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成後
爲之

英宗正統十二年秋七月河決張秋沙灣入海尋決滎澤

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十三年河徙開封西北滎
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 七月河又決滎
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
懷遠界入淮至於景泰七年始塞沙堤之缺而張秋運
道復完

按河決之患三代已然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漢武帝而
後則決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
成時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
信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于海自東漢歷魏晉隋
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
神宗熙寧始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

於梁山縣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黃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至是又決滎陽過開封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河淮自淮各自入海宋中葉以後河合於淮以趨海矣此古今河道遷徙不同之大畧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 我朝河決則慮併妨漕運而關係國計故治河視前代爲尤急

孝宗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木集口經虞城縣

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橋今塞 五月河決汴
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 三年四月河決原武議遷
河南省城不果 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五年
七月河決張秋 七年二月河復決張秋夏四月 命
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
決河先是大夏既受 命循河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
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
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於上流分道南行復築長堤以禦
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
上報可工方興而張秋東堤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
東阿舊鹽河以入於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

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軌雖勞無虞乃復 命興等
協治之遂塞張秋堤更名安平鎮云時劉大夏等發丁
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
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
于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
河南柘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
十里始塞張秋堤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按宋濬治河議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
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常橫潰爲患其勢非多
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河

慮者數百年以大包而下瀆爲二渠至於大陸播爲九
河入於渤海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
以入淮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
破金堤踰曹鄆地數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
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使其水流復於古道然後導入
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庶其有
瘳乎 宋濂又謂河流分而其勢自平此治河上策又
謂宜復黃河古道分其半使之北流近日智謀之士所
見亦同備著于左學士張元禎與張憲副鼎書曰聞今
黃河以北多有河流舊身但上下湮沒已久若因其舊
身開爲數支以達平原及直沽等處一可以殺直奔安

平之勢一則可以引資灌漑如此將不惟運河無患而
北方旱溢之災可常免矣昔禹疏下流爲九道而納之
海理同勢同霍尚書韜議處黃河疏謂三代前古黃河
自孟津至於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衛輝東北至於
天津入海猶黃河也今圖便宜之策舊河套原武之間
擇地形便導引河水注于衛河南北分流水有所歸可
免潰溢衝決之患且使黃河環遶畿甸亦可壯京師之
形勢舟楫通利南北又可增一運道萬世無窮之利也
胡尚書世寧奏議謂舊聞沁水至荊口分流一道六十
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且黃河與
衛河亦相去不遠宜差官踏勘荊口及陽武上下相度

地勢相應處所開掘一河北通衛輝稍撥附近糧船於此習運以防會通河一時之塞亦國家之長計也

按一統志黃河古道在大名府開州治南經東昌館陶縣西南五十里至滄州南安縣景州吳橋縣河間寧津縣界入海余又按金堤古堰自開封府滎陽縣東經大名府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歷代築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嗚呼循金堤之遺跡稽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永賴之茂功推古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今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孿之見或有取於吾言爾矣

武宗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雲橋今塞

世宗嘉靖六年決徐州及曹單城武豐沛等縣楊家口梁
靖口吳士舉等處衝入鵝鳴臺沛北皆爲巨浸東溢逾
漕入昭陽湖沙泥聚壅運道大阻 八年飛雲橋水北
徙魚臺谷亭舟行闕如 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
場口衝谷亭 十一年十二年水俱不下漫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是年又決趙皮寨入淮是年河忽自河南
夏邑縣太丘回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仍
出徐州小浮橋下徐濟二洪趙皮寨何遂淤 十九
年決野鷄岡由渭河入淮於是當事者開李景高口支
河引水出徐濟洪閱二年復淤 三十二年七月河趨
東北段家口則分六股爲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咽

脂溝飛雲橋皆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礪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爲龍溝毋河梁樓溝胡店溝亦從小浮橋入洪十八年至四十三年河由數溝中行河勢分故所在無淤塞之患四十四年七月河水大漲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汎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則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至湖陵城口散漫入徐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飛雲橋二三等舖東流衝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坡平地水盈丈許上下百里漕渠無迹是年九月馬家橋堤

畚休而錢糧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
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未易辨也惟上集廷臣議之
章下工部以大立議爲便請行撫按及巡鹽官相度地
形并議錢糧夫役以請從之時河水漲溢自清河縣
至通濟倉閘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
壩出海平地水深丈餘寶應湖堤崩壞又山東莒州沂
州郯城等處水溢從沂河直河出邳州人民溺死無算
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以聞都給事中嚴用和言淮安徐
邳皆轉輸咽喉壅淤潰決運道爲梗關國計不細疏
濬滌築之務不可不亟宜令趙孔昭及翁大立協心共
濟不得廢事失時工部覆如用和議且言淮安湖陂故

有大堤往時商人決堤逃稅故多水患宜及時修築今河決草灣北合鹽河至海州入海亦可疏濬以殺水勢并行二臣會勘興工從之 十二月時淮河自板閘至西湖嘴開濬垂成而裏口等處復塞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以工費不給請議處錢糧因言清江一帶黃河五十里宜築堰以防河溢淮河高家澗一帶七十里宜築堰以防淮漲工部覆請以錢糧事下孔昭及翁大立通融借助其裏口等處亟行開濬以築堰事宜及海口築塞實應越河二事均酌議舉行從之 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言治河之役宜以調撥夫役收發椿草屬部臣計議錢糧追徵工食屬兵備令畫地責成則河工可

計日而就于是工部覆議以儀真至揚州淤淺高郵一帶河堤剝蝕屬淮揚兵備會同南河郎中儀真主事經理以通濟閘內外清江浦上下淤淺屬淮揚徐州二兵備會同南河郎中清江廠主事經理以廬鳳二府協濟椿草錢糧役夫工食及寶應湖堤泗州等處堤岸屬潁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大淮西岸沙嘴清河縣東西湖堤魚溝河以下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經理以邳州沂武二河與乾河口淤塞房村及境山黑龍潭堤屬徐州兵備會同南河郎中管洪主事經理以沛縣三鋪四鋪大堤豐縣縷水堤接華山寨飛雲橋故道及薛河下流屬徐州兵備會同夏鎮主事經理以臨清

菜市口尖塚集白廟兒等處堤岸屬臨清兵備會同北河郎中輓廠員外郎經理以內黃南樂二縣正河淤塞及小灘上下膠淺黃蘆河乙字河屬大名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吳橋縣衝決朱官屯交河縣衝決徐家馬頭等處青盤衝決盤古口等處與滄景二州南皮靜海二縣及天津堤屬天津兵備會同北河郎中經理以蒙村蔡村要兒渡等處堤岸河西務上下淤淺屬霸州兵備會同通州郎中經理 上皆從之 四年四月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奏高郵等處河堤剝蝕請將徐州倉見貯截留漕糧二萬六千餘石移置淮南召集饑民修築從之 七月山東沙薛汝泗諸水驟溢決仲家

淺等處而黃河暴至城復淤侍郎翁大立言今山水甚
盛由梁山之下蜿蜒以至于張孤山之東內花山之西
南出戚家港合於黃河宜遂加開濬依山築堤以避秦
溝濁河歲歲漲淤之患此所謂因勢而利導不與黃河
爭尺寸之地者也工部是其議請令大立督所司相度
舉行從之 九月侍郎翁大立言今淮河自泰山廟至
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
鎮以合於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爲宜開新莊閘
以通回船復平江時故道則淮河斯可以無慮臣所患
獨在黃河睢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 陵寢甚有
可虞臣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

洩徐呂二洪之水又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
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都給事中龍光亦
請下所司勘議或尋復故道或分洩二洪及倣先年置
鋪設夫開溝建閘之法以爲久計工部覆行新任都御
史潘季馴如議區畫從之 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
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有餘艘不得進侍
郎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專
在徐邳故先欲開沭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殺河流
者正謂浮沙壅聚河面增高爲異日慮耳今秋水洊至
橫溢爲災臣以爲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
之策在開沭河以避洪水於是給事中龍光御史孫裔

與王圻等皆以爲言請罰治河道諸臣責以後効令及時疏濬以通漕舟工部覆奏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莊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非必河自順軌由人力勝也今旣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衝之渠卒未可就惟築塞決口如曩時房村方畧則故道宜可通至如泃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歲疏鑿費亦自省令大立躬自相度調其利害以聞其管河官員俱令戴罪任事俟河通奏請 上是之 侍郎翁大立言臣竊計治邳河關阻之策有三一開泃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泃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河徐

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鄆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爲不便者三此開泃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費勞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睢寧必不涸決又無徐邳橫射之患是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齧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併于邳州其爲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督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出可以遂百年運道可以振業徐

州而存雖寧其便者四然而百數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涯勢易崩塞掃灣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議定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又言河工以錢糧爲本以得人任事爲要復條上計處工費借留漕銀議留漕米查理船稅起調夫役選用官員獎勵才賢監督工程八事疏下工部仍請復故道以濟目前之急其開鑿淤口之議令大立熟計以聞無持兩可其所陳八事多可采用 上皆允行 五年八月總督漕運都御史陳炯上疏報邳州河決漕船淹沒戶部覆今歲漕船過淮獨早而入閘者十不及二

三雖河流爲梗然諸臣怠誤之罪亦不容辭乞遣風力
憲臣督視以重國計會科臣宋良佐御史唐鍊亦以
爲言得旨煇與總兵陳王謨叅將顧承勲俱停俸戴
罪管事命御史張憲翔沿河督趣之六年正月禮
科雒遵條陳修治運河五事一自茶城至清河五百五
十里爲運道咽喉宜修築長堤增卑培薄二里置鋪鋪
置十夫十五鋪設一官畫地而守以防潰決一自淮抵
揚州一路堤岸衝決閘座廢壞者宜令補築自大江以
南抵江水有淺澁者宜令疏濬一濟寧南旺閘河全藉
洸汶二水宜疏通泉源而臨清河西務等處修築之工
亦不可緩一自茶城以西至開封界爲黃河之上源而

南北兩岸長堤多缺北徙則新河有妨南徙則二洪告竭且虞陵寢宜於北岸接築古長堤以遏豐沛之衝南岸續舊堤以絕南射之路一自清河至安東海口爲黃河下流雖有沙洲不足滯礙不必濬導以費工力工部覆奏上皆允行六年閏二月禮科雜遵勘言泃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河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泃口鎮又涉蛤鰻周柳諸河乃達邳州直河口以入黃河凡二百六十里取道雖捷施工實難葛墟嶺高出河底六丈餘開鑿僅至二丈礪石水泉湧出侯家灣良城雖有河形水中多伏石不可施鑿縱鑿之湍石不可以通漕且蛤鰻周柳諸河築堤水中

功費無算微山赤山呂孟等河雖可築堤然須鑿葛墟
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要其施工又自有序
夫與其煩勞厚費以開洩口之河孰若時加修防如期
償運保百數年之故道疏入 詔尚書朱衡會同河南
都御史萬恭履勘以聞 工部尚書朱衡條陳經理北
河八事一復舊革山東徭夫七十餘名接興河工一復
夏津魚臺二縣管河主簿隨時看守修葺一清查馬場
湖南旺湖南陽湖蓄水以濟運河之涸南旺西湖安山
湖洩水以宣運河之溢毋使居民侵占一呂孟微山張
莊諸河爲山東滕嶧山水之會宣洩無路衝溢稅地損
傷堤岸乞建二閘以洩積水一築馬家橋東岸石堤一

河南解子船納稅于呂梁洪殊爲不便乞改納于徐州
洪一管河官不許差委以妨河務一修河築堤椿草錢
糧積年逋負乞嚴有司之罰每于年終聽河道官開數
具奏 詔如擬

按永樂中嘗發丁夫十萬於中灤下二十里開舊黃河
分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工部侍郎蘭芳謂河南之民
免於魚鼈誠萬世之利也弘治初白公昂議自東平東
北至興濟鑿小河十餘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
亦倣此意後中灤河復淤白尚書議亦中廢然二役去
今皆未遠其遺跡尚可尋也至我嘉靖數年河益南徙
而入渦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

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并容全河之委也使
用宋張諸君子之言當無此禍

今上萬曆元年河決萬家口決房村 二年決鄒家館

五年決曹縣韋家樓碭山縣張家屯 六年決崔鎮時

河災之災溢中國也尤甚唯是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
水造遙堤以束黃流當事者猶極意經理河南則于家
店劉獸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
城口榮花樹芝蔴莊等溜山東則楊家口梁靖口毛黃
寨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掃灣迎溜湍急先年徃徃
由此失事故極意經理之耳自是之後堤堰既堅河淮
卽順所在安流久享其利 十四年河決范口 十五

年決祥符劉默口決蘭陽銅瓦廂後決豐丘原武又
決長垣之大社集毛家口茶城亡何又報淤至 十六
年諸決口皆已塞淤者業已疏 十七年決雙溝單家
口於是專議築趙皮寨至李景高口遙堤築將軍廟至
塔山長堤築羊山至土山橫堤河防幸無事 二十一
年河復大爲患決汶上決魚臺決濟寧決鉅野其泛漲
則宿遷高郵興化邳州 二十五年河道尚書楊一魁
奏恭進繪河圖說以備 聖覽以定長策按黃河自古
爲中國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
已有明驗矣又自黃堙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
河患而其餘波出于入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足以濟

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決堤放水之議而又不足爲運道之虞但以增堤塞口爲良圖以堙水防川爲上策臣竊不知其解矣夫道傍之議不過曰運道有淺澁之虞 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耳不知我 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以不治治之故歲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以久假不歸認客作主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於是濁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淤魚滕被浸下壅清淮則退而內瀝盱泗爲魚以至瀕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衝截運道牽輓莫施而當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遂付

之無可柰何以致水浸 祖陵厯 皇上隱憂臣欽遵

明命改絃易轍首開武墩涇河等河次疏具壩周莊
等河又次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橋股
引之水字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以汶泗沂兗之
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必殫力塞決以回全河蓋
決河所經有山西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又有小河白
洋周朱等河溝以爲之委更免漂溢之虞况 祖陵雄
據上游有崇岡疊嶂諒可無慮即歸仁一堤見謂險要
亦非受水衝萬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
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泗盱何必過爲杞人
之憂也南流汎濫雖不免爲下邑民生之害碭山水道

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涸
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四州縣再照全河未徙之時
豐沛魚滕徐邳等州縣不歲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
秋衝城灌邑徐邳二州赤子不幾爲魚鱉乎較之今日
蕭宿靈睢孰多孰寡孰重孰輕况宿南水患非自今日
蓋弘治二年之秋徐決中牟下歸德至宿州瀰漫四出
疲民半溺侍郎白昂治之自宿遷小河口浚而西抵歸
德飲馬池諸口又開符離月河而患始平翰林學士李
東陽碑記可鏡也從來如此無分土亦無分民何獨厚
於蕭宿靈睢而薄於豐沛徐邳也故臣始終自信以爲
止就已成之功稍終未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虞

亦不能爲 陵寢生民之患矣抑臣又有說焉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牙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故能奏平成之績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基布星列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又恐決張秋也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也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也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吾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今若空陽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並存南北相去約五十里任水遊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不勞民力河患可平此一時之省事亦萬世之良圖也謹繪圖貼說以進伏

祈 皇上留神省覽 勅下該部毋惑浮言定爲長策
徐俟智者以善成之俾我 朝河渠一書足繼禹貢臣
之願也奉 旨圖留覽這所奏工部看議來說 二十
六年三月科臣楊應文奏堦口一決全河南徙鎮口徐
呂而下幾于斷流于是開小浮橋濬小河口疏建石閘
而運艘以濟然道之未幾涸即繼之今據郎中包應登
主事陸化淳指示汭河原委懇 勅勘議以圖永利
二十九年八月工科左給事張問達奏 京師數百萬
之生靈全藉東南數百萬之糧食而河道之通塞則運
艘之遲速係焉乃今河道之壞與糧運之抵壅甚遲不
可不亟爲疏濬蓋自黃涸口之決而南徙也徐邳三百

里幾至斷流河臣乃議趙家港以東黃河故道不及四十里堪以開濬接引黃流下通三仙臺支渠出小浮橋以入運河此工竣而河水漸深船行漸利抵壩交納亦不逾六月今則頭幫之船至七月始抵壩後幫循次而進又稽時日交納遂甚遲滯空回南船僅可得十之四而因寒守凍者多矣總河尚書劉東星于趙家港告竣復採舊議開泃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運道便宜經久謀心亦良苦矣顧連汪二黃泥灣以至萬家莊韓莊地多石塊沙礫畚鍤繁興工尚未就而趙港日淤日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水益淺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雖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

即壅淤倖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三五尺船可挨幫漸渡閘河然未及入閘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清以北如八里港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流沙走動不常左挑右塞前開則後淤而漳河之水不由故道經三臺江廻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此一萬三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進之速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故空回又遲無船何以兌支裝載而河不先時挑濬何以通運行舟倉庾之積貯日空又何以接濟取給是誠國家之咽喉命脉絕續安危所關何可以因循遷延而泄泄然漫視爲也河道既壞難以再緩則勢不得不治入秋徂冬工力可用則不

可不及時以治 九月張問達奏接河南巡撫曾如春
揭稱本年七月初九日開封府黃河水比原河漲高八
尺又漲高一丈三尺水高于堤至有一二尺之多又商
丘縣蒙牆寺黃河水發衝開堤壩向東南一帶由楚家
灣揚先口堤比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泛漲未定自
金灣鎮王家樓長堤四十餘里俱水平滿將焦橋并王
家樓水越長堤經過勢難防禦又歸德府蒙牆寺南堤
一帶將肖家口衝決一百餘丈波濤洶湧勢委難禦八
月內又接巡撫曾如春揭帖具稱開歸二府屬祥符等
州縣水災異常其肖家口決衝一百餘丈全河盡皆南
注原行河身頃刻乾涸變爲平沙商舟不暇解維盡涸

平沙之上即蒙牆向在南岸商丘虞城夏邑多被湮沒
明歲之運船從何道而達乎國依于民民依于糧糧資
于運河道乾涸糧運阻塞而數百萬生靈嗷嗷待命是
尚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 皇上念河患憂民生即憂
運道亟 勅總理河道尚書及省直撫按河道諸臣從
衝決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逐
一查勘作何防禦杜塞如何濬治疏通速爲詳議料理
庶于民命 國計有裨矣

續文獻通考卷之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黃河下

治河群議

按黃河自星宿海踰崑崙經積石過臨洮出龍門抵潼關而注于孟津安然恬澗也過虎牢而奔豫徐之境乃不安故道屢遷徙爲害者其故有四北土高燥而堅南土卑濕而䟽一也在北之時容納猶少至南而各川三百支川三千皆會于河勢益宏放下流不能容二也北有崇山疊嶂爲限南則千里夷曠無一堤防三也水濁而多泥沙易于停積積之稍久勢必旁啣四也治之之

法在漢賈讓有三策上者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然可行于昔不可行于今何也彼時所慮者止冀州耳今歷青兗豫徐之境皆爲冀州安得盡徙且所徙空地河未必決而盜賊聚爲淵藪則害更甚於河故讓之上策今爲迂議其次謂多穿漕渠然愚以爲此可使之緩于決不可使之必無決可行于未決之先若既決之後勢亦何及不過用其下策堤以塞之耳旋塞旋壞旋壞旋塞即非計乎要亦無可柰何者蓋河之決也不在旦夕而亦有其漸察其衝激之所從而預爲之備可也千丈之堤壞于蟻穴况水勢有增減潮候有疾徐常爲之偵視防守稍有可虞旋加修治是雖支吾一時而亦未

爲失策醫家之法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夫治水亦猶是耳今將 歷朝疏議附載于後

元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滙故河嘗橫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河之大有所瀉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于漢而河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秉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柰何自瓠子再決而其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埭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者

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于禹所治河者由是而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至元始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二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道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既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

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耳

國朝丘氏濬曰中國之水非一而黃河爲大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質渾而濁其爲患于中國也視諸水爲甚焉 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至懷遠東北而入于淮今以一淮而受大黃河之全蓋合二瀆而爲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沁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且我 朝建國幽燕漕東南之粟以實 京師必由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東流一決而東則漕渠乾涸歲運不繼其害非獨在民生且移之

國計矣 國家誠能不惜棄地不惜動民合小而成大棄少以就多權度其得失之孰急乘除其利害之孰甚擇任心膺之臣委以便冝之權俾其沿河流相地勢於其下流迤東之地擇其便利之所就其汗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傍地堪種稻之處依江南法創爲圩田多作水門引水以資灌溉分勢自然消滅然從下流而上於河身之中去其淤沙或推而蕩滌之或挑而開通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溢出而河之流不及於陸下有所納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如是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法積以歲月因時制宜隨見長智則害日除而

利曰興河南淮右之民庶其有瘼請於所開之河偶值
民居則官給以地而償其室廬偶損民業則官倍其償
而免其租稅或與之價值或助之工作或徙之寬閒之
鄉或撥與新懇之田亦何怨之有哉矧今鳳陽 帝鄉
園陵所在其所關係尤大伏惟 聖明留意

鄭氏曉曰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源武黑洋山東經汴城
北五里又南至項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統十三年
決張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東經汴城歷睢陽自
亳入淮 景泰七年始塞沙灣而張秋運道復完自後
河勢南趨而汴城之新河又淤 弘治二年以後漸徙
而北又北決金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奔流

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 命副都御史劉大夏治之
之功未竟伏流潰溢人皆言黃陵岡塞口不合張秋
護堤復壞河不可治運道不可復且有爲海運之說者
蓋榮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頓猶
有河流淤淺僅二百餘里若多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
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
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然梁進口以
南滔滔無阻以北淤澱將平計其功力僅八十里若多
役夫力疏濬深廣使由徐入淮可殺下流之勢水勢既
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

萬氏表云黃河自野鷄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

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黃河入海舍淮無他道也如嘉靖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並阻議者謂黃河改流愚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漫溢之處計今水道惟渦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旣淤則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而渦河之水迄今亦微至可截以壩也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擁節高一節如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爲渰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谷亭再降則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亦以次漸小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

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
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可以塞裳而涉也此徐水
之通塞實本于黃河之羸縮豈關于河之改流哉

按嘉靖間總河道都御史劉天和統論黃河遷徙不常
之由言天下之水凡禹所治率有定趨惟河獨否蓋嘗
周詢廣視歷攷前聞而始得之其原有六焉河水至濁
下流束隘停阻則淤中道水散流緩則淤河流委曲則
淤伏秋暴漲則淤一也從西北極高之地建甌而下流
極湍悍隄防不能禦二也易淤故河底常高今於開封
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
地上無長江之淵深三也傍無湖陂之停滯四也孟津

而下地極平衍無辟山之束隘五也中州南北悉河故
道土雜泥沙善崩易决六也是以西北每有異常之水
河必驟盈盈則决每决必瀰漫橫流久之深者成渠以
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卽幸河道通直下流無阻
近數十年否則數年之後河底兩岸悉以漸而高或遇
驟漲雖河亦自不容於不徙矣此則黃河善决遷徙不
常之情狀也故神禹不能慮其後自漢而下畢智殫力
以從事卒莫有效者勢不能也史稱周定王時河始南
徙竊意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播爲九河是棄數百里
地爲受水之區初無隄防以約束之其間衝决遷改雖
禹之世要自不常惟使北向歸諸海而已故三代之史

畧而不書非若今之民濱水而居室廬稼穡其上一有
湛溺卽稱大害治水者亦惟隨河曲折築堤捲埽以障
之一值衝決億萬財力付之烏有古今相去不亦大相
遠耶甚者宋元之間喜功生事妄興大役其北也強排
之而南其南也強排之而北曾不旋踵而或淤或決民
勞財費國隨以衰可畏也已惟我 聖朝建都上游選
道所繫至黃河北徙則不容於不塞矣時異世殊要之
各有攸當爾且古今論治河者多倣禹九河之法謂下
流必疏支河如之而後水患可息嘗循故道歷今河流
疑有未盡然者蓋禹引河經大伾兩山之間極高之地
而下乃疏爲九河水流極其湍迅而後可久無患今河

經中州平陸夏秋洪流誠可分爲八九若冬春之間或
值久旱卽爲安流深不盈丈廣僅丈許如分爲九不卽
淤邪况南經鳳泗園陵北妨兗冀運道河之所洩惟徐
邳之間爾復多阻山治之倍難與古大異然則下流分
爲三四支河亦足矣不必泥古法也 漢賈讓治河三
策古今稱之其上策放河使北入海是卽禹之故智也
今妨運道已不可行其中策謂據堅地作石堤開水門
旱則開東方下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爲流然
自漢至今千數百年盡中州大名之境率爲河所淤泥
沙填委無復堅地而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
水門而衝决淤漫之濬治無已所漑之地一耳歲而高

矣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使讓復作或亦不可行矣丘文
莊謂古今無出此策蓋未經歷非定論也惟宋任伯雨
曰河流混濁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必決
者勢或北而東或東而北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
正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
爾此則治水者所當審也古者河北流伊洛汴汜不入
河惟沁衛淇漳之水過大伾而北始入焉故河之勢猶
臧今則伊洛沁汴汜諸水舉入之矣中州安得無河患
邪將導沁入衛歟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塞上流矣且
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頻年已苦衝決不可復益以
水惟汶泉之水遇旱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運舟恒

苦淺溢若於武陟境內沁河橫建滾水石壩於東岸開
三斗門引沁自源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縣南
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黃河舊衝張秋故道又東至
曹州境舊分水處北向張秋之道則大加疏濬俾出永
通閘入運河旱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澇則半由滾水
壩仍歸黃河是運河增一汶爲永遠無窮之利黃河亦
可少殺矣而況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黃河邪
但大勞未艾民力方屈運道方幸疏通曷敢以輕議也
國朝治河司運惟宋司空禮陳平江瑄經理之功爲大
然惟導汶濬淤建閘通運不復引河雖景泰弘治間黃
河自至徐武功有貞白康敏昂劉忠宣大夏亦嘗強排

力塞之而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其至則衝決去則淤填修治之工無時可已而運舟運卒之衝淤爲害尤大且遷徙不常害多利少群公誠有見於此矣嘉靖甲午冬十月黃河從趙皮寨南徙運道淤阻時議者有引黃河濬開河二說莫能決余甚憂之廼相度二河道里遠近工役巨細權利害輕重而折衷之引黃河濬淤幾四百里旣深且廣其遠其費倍於濬開河計非數月可完京師公私仰給乏絕燕之故道難復縱復將卽淤濬河修開之費卒不可免是以其勞貽後人也况所濟魯橋下至黃家閘百七十里爾自魯橋北至臨清五百里間則猶資汶水諸泉初無預於黃河也廼始決策濬河修

閭惟將來天旱泉微運舟不免淺閣是慮歐陽修有言
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
少而利多者爲之猶愈於害多而利少余取法焉然則
欲爲 國家運道建萬世之利惟引沁爲愈爾

按黃河爲中國患害也自古記之昔者禹未導山洪水
汎濫於天下者九年禹始出而治之乃別九州陂九澤
度九山引河東入於海然後水患盡去地平天成是時
頌禹者第知爲一時治水之功不知實萬世治河之法
愚嘗按黃河圖河從星宿海西北來出一巨澤二巨澤
數折而至崑崙河勢尚不甚大聞所在土人抱革橐駝
能過之河上多高山大陵邇相夾抱行入麻哈地麻哈

者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山高峻非常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至積石入中國遶西寧過臨洮其間則有鳴沙嶺有寧夏山夾之由寧夏流轉達地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過大同路雲中南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而南流是卽所謂河套也及至靈寶縣河觸太行山轉轄石其間則有三門七津砥柱又有禹廟在或者卽禹導山通河處夾岸岸高山而河行山中至汙池至孟津至河南府至溫縣岸無山山盡矣其在河南府卽有北邙山亦僅僅障南岸北岸殊無山至武陟水則有洛河伊河沁河來合河勢始盛大而又有汜水者合之河益無賴其在河陰雖有廣武山山亦僅在南岸北岸亦

無山俱不能夾束以故河流至武陟則汎濫亦河必然之勢也

又黃河茶城而上以無山夾束故多潰決由茶城以下南岸始有洞山九里山雲龍山北岸則有子房山夾河入徐故徐州獨無潰決但有泛漲以兩山夾輔之力也予嘗曰徐州河狹又兩山夾之徐州其真河之喉吭乎河出徐州過清涼寺其在南岸雖有半戈山竿山當之北岸復無山故不能觸南岸直北趨下衝爲距山連汪蘆塘落馬黃瓊周湖柳湖諸河河皆在邳境故邳州往往受其害河善泛亦以北岸無山夾故也邳州由落馬湖至水晶湖中間凡九曲水晶河至清河甚近過清河

則淮水會黃之路黃淮合而下雲梯關入大海河淮之事畢矣夫河之初出潼關入河南也數數爲地方患所在地方亦往往以塞決殺流築堤壩建閘埽爲事河務具備故堤上自木欒店下止廟道口蜿蜒千數百里屈曲重複蓋見河勢汹涌故從平地築堤用堤助岸以夾河防其暴漲又以河水橫衝敗岸則用捲埽以當其衝又自築堤外仍置閘戕水以殺其勢以爲決口不塞則內地淤急流不殺則泛愈急是堤埽自不得不爲之所也及堤之又不能遏埽之又不能殺決者自決衝者自衝於是當事者又以堤埽無益於衝決將欲舍堤埽不用而議開支河矣議復老黃河故道矣議開新河濟運

舍黃河而不由矣議開膠萊河通復海運矣其議亦可
謂衆多其慮亦可謂周悉矣議開支河者謂黃河入淮
之道舊有三一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
自開封府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
州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至
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黃河變遷渦白
河二道淤塞全河東下故徐邳獨受其害今若復引水
通渦白河則水勢自分河不得獨爲徐邳害矣議復老
黃河故道者在徐州以上欲自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
視地形引河水注於衛河至于臨清天津不惟徐邳水
勢可殺其半而京師亦可助其形勢也如冬春水平漕

舟則由江入津汭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沿臨清而
至天津如夏秋水迅則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於天津
是一舉而得兩運道矣在徐州以下謂清河縣之大
津口卽老黃河故道也其小清口卽今淮水所出之清
口也欲議復七十里故道後又慮魚溝鐵線溝葉家口
陰陽口地勢卑窪諸決之水漫流至此築堤鉅費且恐
難保故其說旋議而旋罷其議開新河者議欲自泃口
鎮鑿新河以通運避黃河之險河自馬家橋至直河出
口計二百三十餘里其說復旋議而旋罷其欲自徐州
子房山梁山至馬家橋上下開新河八十里置舊河於
堤外使黃河出口之地並不相及呂梁徐州二洪之險

並可遠避一議也其欲自昭陽湖東起汪家口直抵營城一百四十餘里開河入運一議也其欲開膠萊河通復海運者循嘉靖十五年山東道副使王公憲所開膠萊河舊議河之南口起麻灣北口至海倉中間相距三百三十五里兩口舊皆貯潮水常是不假濬者二百餘里濬者一百三十餘里疏濬之內有分水嶺聞其地河形至今在但其下多礮礮石水微細使極力開鑿止三十里遠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壩馬家濠而來計良便前是以海運爲險罷海運者以馬家濠未通漕舟出大洋故也今馬家濠旣通我舟卽不必由大洋直由小海中行舟自不險然後由麻灣海倉二口

徑抵天津直沽豈非便道乎夫舟自清江浦口至天津
路凡二千六百里其中由河行者八百里由海者八百
里海行旣由小海不由大洋非若昔元人海運之遠又
所歷有劉家島蓬萊島黑水成山大洋甚險後王公以
陞去事遂寢此又一議也復有爲淮安計者欲濬草灣
以分河入海不令直犯淮城後以河流入海舊無阻塞
卒不議濬此皆爲運道計大畧又如此也 國家自會
通河成借河入運雖得其力亦受其害不然彼河自爲
河耳夫河害之在梁宋其地多浮上虛沙旣無堅山壁
岸爲之障又無長洲深湖爲之貯不得不日夜講求堤
壩經營捲埽也河害之在徐邳仍少有山又有湖又去

海口漸近海口則可濬河身則可疏又得淮水合而衝海口海口必日濶而日深又有堤壩而爲之障河自歸河而沙不壅且高家堰久築而高寶旣免泛浸之虞歸仁集又築而泗州復享奠平之利河謂無患可矣奈何又復有決我又復有構帑金人力所費不貲是河恐未見有息肩之時也今若果得長策善畫令河有岸而不得衝水常歸而不得泛用一年之勞可保數十年之安捐數十萬之費可收數百年之利宜莫如先審河岸次審河勢河岸堅則身直河身直流不屈曲則河自不淤夫安得有長山而爲之岸堅土而爲之障設使有之無論小小衝決潰泛即使有前代洪流大浸自足禁當此

禹導山治水可法也所以禹蹟如龍門壺口徐州洪至今存未嘗變以有山爲之岸岸堅水不能如何也今果能於徐邳以下履地而擇之測水而引之假令得長山而爲之河岸乎有則早移河於山下使水行山足河安流直東射而入于海其旁河郡縣土地可永免昏墊魚鱉可永不生郊矣予尤有深長之思又不但慮徐邳泛決誠恐漕河萬一決壞則我四百萬漕將安輓之京師不無緩急矣又謂膠萊河之說至今行可也所聞前是議罷者以王千壩三十里地高人力難施故廢之余嘗躬臨相度原係平地雖名分水嶺視他處稍高丈許非崇山峻嶺也此河一濬可以達直沽漕舟入麻灣海倉

乃設重兵屯守膠萊海次屹然爲一巨鎮專意衛漕舟
防海寇爲務如此則可通漕便誠國家萬萬世無窮之
利也至如泃河子房山又其次矣

河源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道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
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閼匯鹽澤伏流千
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
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
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恠迂總其實皆非本真
意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往每
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薄海

内外人跡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 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旣受命是歲至河州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殺馬關林麓穹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巔西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言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

按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矚燦若列星以故名

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
值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
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
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滙爲大
澤曰火敦腦兒群流奔轅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刺
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
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
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
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
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
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

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幹論
諱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
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
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井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
亦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雲冬夏不消土人
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
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
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
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刺其地

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
加闕卽闕堤地也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
闕卽及闕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
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思本曰河過闕提與亦西八
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
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
漫獸有髦牛野馬狼豹獐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
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
來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刺河自白狗
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兩日水南來
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本曰自哈刺河與黃河

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涇崑崙
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
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
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
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
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
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
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
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鵬梭河合鵬梭
河源自鵬梭山之西北水正西北七百餘里過札塞塔
失地與黃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

通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
自書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
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右積石州來羗城廓州構米站界
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
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北流
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疊河合湟水源
自祈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里注浩疊河源自刪丹州
之南刪丹山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自羊撒嶺
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一日至
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

府東南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
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八百餘
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
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
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水
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
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
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
與黃河合又東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

陝西麓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遇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東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